



官板

四書纂疏

庸本

二

1002
2



門 12
號
卷

中庸纂疏序

予既為趙君序大學章句疏矣趙君又疏中庸章句以胥教誨嗚呼士惟無志則已苟有志焉則何書之不可讀也予至是益嘆趙君之用工何其專而工夫至到文理密察又何其不苟也然嘗伏讀中庸章句之書因有以見孔門傳授之正本朝諸子解說之詳矣蓋自皇王以來繼天立極丁寧告戒不出是道今觀堯之告舜則曰允執其中舜之命禹則曰人心道心湯之誥民則曰民有常性武之誓師則曰人為物靈以至成王之言生厚尹吉甫之言秉彝劉子之言天地中世之相去有久



題後國頭城郡高田市
室幸治郎平文義所藏

明治
月 年
日 曆

近而聖賢之言先後一揆未嘗少殊也吾夫子生於春秋之世雖不得其位而爲往聖繼絕學幾若過於有位者越是時朝夕講貫則又有顏子曾子見而知之再傳而復得孔子之孫子思則又聞而知之子思子又懼此道之失其傳也乃推本古先聖人之意而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作爲是書以詔來世若有不能自己者焉此作書之本義也自是而後又再傳而爲孟氏孟氏歿此道寥寥千五百年至我朝而濂谿周子者出始得所傳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明道不及爲書伊川雖爲書又心不謙意而火

之今所傳者特其門人所記平居問答之辭而橫渠張子若謝氏尹氏亦皆記其語之及此者耳惟呂氏游氏楊氏侯氏則有成書然或過於高或隣於淺或語多差失或意轉支離或背其師說或入於釋氏具見於石君子重所編新安朱文公有憂之乃沈潛反復考其異會其同參考究極以審訂之著爲章句一篇旣又刪石氏編次繁亂之語名曰輯略記嘗所論辯去取之意名曰或問以附其後然後中庸之言始大白於天下可謂至矣盡矣今趙君又纂文公文集語錄及諸高弟言及章句者而益之以己見至於或問則取其評論諸子之說

中庸章句序
而附註之是亦文公之意也學者觀乎此而有意於深
造則羣言萃於一編易以叅訂既有以見文公取舍折
衷之詳又有以見門人講明論辯之當俟其首尾該貫
義理充足而後學中庸焉則得尺吾尺得寸吾寸雖遠
可近雖高可升而所自得者多矣不寧惟是厥既知之
又將以其所知者而見之素履實踐焉則知與行互
相發見豈不能為聖為賢乎然則纂疏之作雖出於編
輯之屬而發明中庸大義將以迪民彝厚世教也豈訓
故云乎哉寶祐四年十一月吉日陵陽牟子才序

讀中庸章句綱領

後學趙順孫纂錄

中庸一篇某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
哉然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

文集

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真是整齊某舊讀中庸
以為子思做又時復有箇子曰字讀得熟後方見得
是子思參夫子之說著為此書自是沈潛反覆遂漸
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來直恁麼細密

朱子語錄○黃

氏曰中庸與他書不同如論語是一章說一事大學亦然中庸則成大片段須
是逐段讀方知首尾然後逐段解釋則理通矣今莫若且以中庸來讀以章句子

細一一玩味然後首尾貫通○三山陳氏曰中庸三十三章其血脉貫通之處朱子既為之章句又撮其宏綱如言某章是援引先聖之言某章是子思發明之說具有次序

中庸看得甚精章句大槩已改定多

中庸全在章句其或問中皆是辨諸家說恐未必是語錄

○又曰中庸或問亦有未滿意處如評論諸說處尚多掄

問中庸編集得如何曰便是難說緣前輩諸公說得多

了其間儘有差舛處又不欲盡剝難他底所以難下

手不比大學都未曾有人說語錄○黃氏曰中庸自是難看石氏所集諸家說尤亂雜未易曉須

是習中有權衡尺度方始看得分明今驟取而讀之精神已先為所亂却不若子細將章句研究今十分通曉俟首尾該貫後却取而觀之可也

中庸章句序

後學趙順孫纂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朱

文集曰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傳於孔子者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

為此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

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朱子語錄曰中只是箇恰好底

道理允信也是真箇執得堯當時告舜只說這一句是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語錄曰舜禹相傳只就這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

靜之間求之不是去虛空中討一箇物事來堯之二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

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

語錄曰舜告禹又添得三句是舜說得又較子細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便是怕那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葉氏曰堯只說一語至舜演為三言舜之意以為必言其所以微所以危必精必一而後可以執也

而已矣

語錄曰虛靈自是心之本體知覺便是心之德○又曰所以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為耶

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言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焰曰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

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

文集曰如飢飽寒燥之類皆生於吾之血氣形體而他人無與焉所謂私也亦未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徇之耳○語錄曰問形氣是口耳鼻目四肢之屬曰固是問如此則未可便謂之私欲曰但此數件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有私有底物不此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或以形氣之私為未安曰私即是惡謂之上智不能無可乎真氏曰私者猶言我之所獨耳今人言私親私恩之類是也其可謂之惡乎又問六經中曾有謂私非惡者否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獻豨于公言私其穢如此類以惡言之可乎

或原於性命之正

文集曰天生此民時便已足命他以此性了

而所以

為知覺者不同

語錄曰人心惟危是知覺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底道心是知覺義理底○又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

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陳氏曰人得天地之理為性得天地之氣為體理與氣合方成箇心有箇虛靈知覺便是身之所以為主宰處然虛靈知覺有從理而發者有從氣而發者又各不同也

是以或危殆而不安

語錄曰危者欲陷而未陷之辭

○又曰危未便是不好只是危險在欲墮未墮之間耳○陳氏曰人心方是就此軀殼上平說未是不好底物但此心最艱危不安易流於不好故謂之危如飢思食渴思飲此由形體而發人心也因而飲食未害也若窮口腹之欲便陷矣

或微妙而難見耳

語錄曰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

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陳氏曰道心專是就理義上說但此心本無形狀至幽隱而難見故謂之微如嘖爾蹴爾嗟來等食皆不肯食此由理義而發道心也若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則於理甚隱至為難知非賢哲莫能識之

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

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

語錄曰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又身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飢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問既云上智何以更有人心曰掐着痛抓着痒此非人心而何人自有人心道心一箇生於血氣一箇生於理飢寒痛痒此人心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此道心也雖上知亦同

者雜於方寸之間

陳氏曰二者在方寸間本自不相紊亂○又曰二者無日無時不發見呈露非是判然為二物不相交涉只在

人識別之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

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文集曰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

也以正不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語錄曰精是精察而異其名耳

別得人心道心○陳氏曰要分別二者界分分明不相混雜語錄曰精是精察

曰一是要守得不離○陳氏曰專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

守道心之正而無以人心二之語錄曰有道心則人心為人道心是義理之心可以為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為準者也且以飲食言之凡

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語錄曰有道心則人心為人道心是義理之心可以為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為準者也且以飲食言之凡

道心是義理之心可以為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為準者也且以飲食言之凡節制人心皆道心也○又曰

飢渴而欲得飲食以充其飽且足者皆人心也然必有義理存焉有可以食有不可以食如子路食於孔悝之類此不可食者又如父之慈其子子之孝其父常人

亦能之此道心之正也苟父一虐其子則子必很然以悖其父此人心之所以危也惟舜則不然雖其父欲殺之而舜之孝則未嘗替此道心也故當使人心每聽

道心之區處方可○問人心可無否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為主而人心每聽命焉

耳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文集曰不待擇於過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陳氏曰如此則日用之間無

往而非中凡聲之所發便合律身之所行便合度凡由人心而出者莫非道心之

流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

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

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陳氏曰此是大綱目

處堯舜禹之所以傳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

受天下皆是此道理受天下皆是此道理

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

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

反有賢於堯舜者孟子集註曰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

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

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

語錄曰性是心之道理

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

語錄曰擇善即惟精固執即惟一

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

語錄曰時中是無過不及底中執中亦然

世之相

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縕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

統愚謂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如道性善原於天命之謂性也所謂存心收放心乃致中也充廣其仁義之心則致和也至於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

其義悉本於中庸充足以見淵源之所自

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

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

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

語錄曰便是他那道理也有極相似處只是說得來

別須是看得他那彌近理而大亂真處始得

陳氏曰彌近理而大亂真甚相似而絕不同也然非物格知至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識破

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

曰明道不及為書世傳陳忠肅公所序者乃呂氏所著別本也伊川雖嘗言中庸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

二夫子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其平居問答之辭

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

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

文集曰唯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為有成書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為編或頗雜出他記

熹自蚤歲即嘗

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

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中既為定著章

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

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

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

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

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

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

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中庸

朱子章句

後學趙順孫纂疏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

文集曰不偏者明道體之自然即無所倚著之意也不倚則以

人而言乃見其不倚於物耳○語錄曰急此子便是過慢些子便不及

庸平常也

語錄曰庸是依本分不為恠異之事堯舜孔子

只是庸夷齊所為却不見庸了○問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說中乃是精密切至之語而以平常說庸似不相黏着曰此其所以黏着蓋緣處得極精極密只是如此平常若有些子差異便不是極精極密便不是中庸○陳氏曰庸只是日用平常之道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日用事便是平常道理凡日用間人所常行而不可廢者便是平常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

過不及為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

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

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

無所偏倚之名也語錄曰在中者未動時恰好處纔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又曰在中之

義是言在裏面底道理非以在中釋中字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

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陳氏曰中之在事物即其恰好處而無過不及者也蓋

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

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陳氏曰有在心

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朱子解中字必合內外而言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

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

語固各有當也語錄曰中庸之中本是說無過不及之中旨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為時

中之中○陳氏曰未發之中只可言不偏不倚却下不得過不及字及發出來此事合當如此彼事合當如彼方有箇恰好準則無太過不及處

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

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

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

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

所偏倚也語錄曰只要就無所偏倚一事處之得恰好則無過不及矣故程子又曰言和

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

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

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

殊而實相為體用語錄曰未發之中是體已發之中是用此愚於名篇之義

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

不易言之而子以為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
 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
 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
 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
 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況中庸之云
 上與高明為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德
 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夫雖細微而不敢忽則其
 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為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
 乎語錄曰譬如飲食如五穀是常自不可易若是珍羞異味不常得之物則暫一食之可也焉能久乎庸固是定理若以為定理則却不見那平常底意思今以平常言則不易之定理自在其中矣○陳氏曰程子以不易解庸字亦是謂萬古常然而不可易但其義未盡不若平常字最親切

可包得不易字蓋天下事物之理惟平常然後可以常而不易若怪異之事人所罕見但可暫而不可以常耳佛老說道理便入於高遠玄妙不知自堯舜三代以來只是一箇平常底道理所以萬世常然而不可易平常不易二字本作一意看曰然則所謂平

常將不為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語錄曰問堯舜禪授湯武放伐皆聖人非常之變而謂之平常何邪曰事雖異常然皆是合當如此便只是常事○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

精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文集曰中和之中專指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則兼體用而言且

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意焉則比之中和其所

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

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語錄曰中庸該得中庸之義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

中庸該得和○曰張子之言如何案張子曰學者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其言互相發明

曰其曰須句句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者真讀書

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語錄曰讀書須是逐句逐字要見去着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

極至○曰呂氏為己為人之說如何案呂氏曰為己者心存乎德行而無

意乎功名為人者心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學者有未及乎為

人而濟其私欲者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語之而不入道守之

而不行教之者亦何望哉聖人之學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立喜怒哀樂

未發之中以為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其學固有序矣學者蓋亦用

心於此乎用心於此則義理必明德行必脩與夫自輕其身涉獵無本微幸一旦之利者果何如哉曰為人者程子

以為欲見知於人者是也呂氏以志於功名言之

而謂今之學者未及乎此則是以為人為及物之

事而涉獵微幸以求濟其私者又下此一等也殊

不知夫子所謂為人者正指此下等人爾若曰未

能成己而遽欲成物此特可坐以不能知所先後

之罪原其設心猶愛而公視彼欲求人知以濟一

己之私而後學者不可同日語矣至其所謂立喜

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為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

之者亦曰欲使學者務先存養以為窮理之地耳

而語之未瑩乃似聖人強立此中以為大本使人以是為準而取中焉則中者豈聖人之所強立而未發之際亦豈容學者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但其全章大指則有以切中今時學者之病覽者誠能三復而致思焉亦可感悟而興起矣

緊是為己為人之際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

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語錄曰問正道定理恐道是總括之名理是道裏面有許多條目如天道有日月星辰陰陽寒暑之條理人道有仁義禮智君臣父子之條理曰緊要在正字與定字上

篇乃孔門傳授心法

陳氏曰卑不失之污賤高不溺於空虛蓋真孔門傳授心法

子思恐其

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

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

語錄曰始合為一理指天命謂性末復合為一理指無聲無臭始合而開其開

也有漸未開而合其合也亦有漸○又曰天下萬事須要逐一理會過方得所謂中散為萬事便是中庸○又曰中散為萬事如知仁勇許多為學底道理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與祭祀鬼神中間無此字罅隙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三山陳氏曰其大無際其細無朕

其味無窮皆實學也

語錄曰句句是實無此字空闕處善讀

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

陳氏曰似分付命令他一般

性即理也

文集曰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性便是理之所會之

地○語錄曰性是天生成許多道理○又曰性是許多理散在處為性○陳氏曰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汎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為我所有故謂之性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

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

陳氏曰天固是上天之天要之即理是也然天如何而命於人蓋藉陰陽五行

之氣流行變化以生萬物理不外乎氣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便是上天命令之也○又曰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陰陽又分來有五行二與五只管分合運行去萬古生生不息不止是箇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為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命即流行而賦予於物者○葉氏曰有理即有氣有天即有萬物故氣以成形理亦寓焉

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

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文集曰健順之體即性也合而

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語錄曰此健順只是那陰陽之性○又曰如牛之性順馬之性健即健順之性但只稟得來少不似人稟得來全耳○又曰仁義禮智雖尋常昆蟲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間隔○真氏曰自昔言性者曰五常而已朱子乃益之以健順蓋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則為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則為義智而土則二氣之冲和信亦兼乎健順陰陽不在五行之外健順亦豈在五常之外乎

率循也

語錄曰這

循字是就道上說不是就行道

道猶路也

文集曰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常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

萬人當行之路爾

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

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

語錄曰人與物之性皆同故循人之性則為人

之道循馬牛之性則為馬牛之道若不循其性令馬耕牛馳則失其性而非馬牛之道矣○陳氏曰是就人物已受得來處說隨其所受之性便自然有箇當行之路不待安排著只是日用人事所當然之理所以名之曰道○永嘉陳氏曰人率循其人之性物率循其物之性此即人物各各當行道理故謂之道夫道若大路然○真氏曰朱子於告子生之謂性章深言人物之異而於此章乃兼人物而言生之謂性以氣言者也天命之謂性以理言者也以氣言之則人物所稟之不同以理言之則天之所命一而已矣然則虎狼之搏噬馬牛之踐觸亦道耶曰子思之所謂率性云者循其天命之性也若夫搏噬踐觸則氣稟之所為而非天命之本然矣豈獨物為然凡人之為善者皆循天命之性也而為不善則發乎氣稟之性矣以是而觀則此章兼人物而言尚何疑哉

脩品節之也

潘氏曰品節之者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隨其厚薄輕重而為之制以矯其過不及之偏者也雖若出於人為而實

原於性命之正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

葉氏曰命於天曰性人物受而循行之曰道皆理之自然而本無過不及之差也然陰陽五行迭運交禪不免相勝是以或厚或薄或清或濁賢智或失之過愚不肖或失之不及天之所受人之所率雖未嘗不善而亦不能不差

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

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

是也

語錄曰問品節及於物否曰也是如此所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略人上較多物上較少○又曰所以成若草木鳥獸使庶類

蕃殖如周禮掌獸掌山澤各有官如周公驅虎豹犀象龍蛇如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各有節品節使萬物各得其所所謂教也

○黃氏曰脩道二字須就道上及人氣稟上兼看道是大綱之名如孝是事父之道然孝之中有多少曲折人之氣稟不同柔者過於和剛者過於嚴則於孝

道雖大綱是孝其曲折必有不中節者此禮樂刑政所以著為品節使之盡其道也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

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

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

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宜深體而默識

也

語錄曰子思說箇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萬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曾襟流出不假他求○三山陳氏曰

此章蓋中庸之綱領而此三句又一章之綱領也聖賢教人必先使之知所自來而後有用力之地此三句蓋與孟子言性善同意其示人切矣

或問

大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也

曰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其本皆出乎天

而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

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為性也

文集曰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

此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己者命也吾

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

愚謂天於賦子處周流而不已

斯之謂命天於稟受處該全而不偏斯之謂性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

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

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

其間

文集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黃氏曰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智特殊其名以別天人之分耳理則

同故健順不必易也○又曰天地而非元亨利貞不能以行四時生萬物人而非仁義禮智又何以充四端制百事哉○陳氏曰若就造化上論則天命之大自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處為元於時為春物之發達處為亨於時為夏物之成遂處為利於時為秋物之斂藏處為貞於時為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故謂之正自其斂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固○又曰人性之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真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

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

陳氏曰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又曰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有界分不相亂 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

不同文集曰論萬物之一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

若荀楊韓子之所云也陳氏曰天所命於人是以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為性亦本善而無惡

荀子以性為惡揚子以性為善惡混韓子又以為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若只論氣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 率

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陳氏曰仁義禮智四者大處則大有小處則小有 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

而無所不周

語錄曰性是體道是用道便是在裏面做出底道理

雖鳥獸草木之生

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

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

焉

陳氏曰隨物之性而言之如牛之可耕馬之可乘雞之可司晨犬之可司夜其所發皆有箇自然之理又循其草木之理而言則桑麻之可衣

穀粟之可食春宜耕夏宜耘秋宜穫凡物皆有箇自然之理○永嘉陳氏曰飛潛動植各一其性而不可移換便是率處若飛者潛之動者植之即

是違其性非物之所謂率性矣

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獾

之報本睢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

存其義理之所得

語錄曰問虎狼螻蟻之類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

體乃為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事理會得此便却泛泛所以易昏尤

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

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為而亦豈人之所得

為哉

永嘉陳氏曰此是懸空說未着人事在

脩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

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

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

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

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知者或失之過愚不肖

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

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

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

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

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

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陳氏曰因人生氣質之異而有過不及之差故

於性有昏蔽而不能全而所謂道者亦乖戾而失其本然也聖人清明純粹見理分明故因其性之自然者為之品節而歸之中使無過不及以為

天下後世法使萬世皆得以通行是謂之教蓋有以辨其親疏之殺而使之

各盡其情則仁之為教立矣陳氏曰如為之立五服自斬衰至總麻之類有以

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為教行

矣陳氏曰如為之立君臣上下長幼之序為之制度文為使之有以守而不

失則禮之為教得矣陳氏曰如三千三百之儀輕重疏密各有等級之不同為之開

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之為教明矣陳氏

曰如司徒教民以任卹睦嫻之行及糾民以不孝不弟之刑夫如是是以人無知愚事無

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

乎天理之正陳氏曰天理者上達之正途人欲者下達之邪徑萬一把守不牢則便是天理人欲勝負未分推而

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

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

政事之施焉陳氏曰如教人春耕夏耘秋斂冬藏穿牛鼻絡馬首之類此則聖人所以財

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

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為之也文集曰脩道之教當屬何處亦出乎天耳

子思以是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

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

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

語錄曰反身是著實向自家體分上求

蓋有得

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脩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眾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為教矣

語錄曰問佛氏之空與老子之無一般否曰不同佛氏只是空豁豁然和有都無了所謂終日喫飯不曾咬破一粒米終日着衣不曾掛着一條絲若老氏猶是有只是清淨無為一向恁地深

藏固守自為玄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他有無做兩截看了○陳氏曰釋氏以空為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為吾真體以天地萬物皆為幻人事都為粗迹盡欲屏除了一歸於真空老氏以無為宗說道都與人物不相干以道為超乎天地形器之外如云道在太極之先都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箇空虚道理且自家身今見在天地之後只管想像未有天地之初一箇空虚底道理與自家身有向干涉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又曰老氏清虛厭事釋氏屏棄人事他都是把道理做事物頂頭玄妙底物看把人事做下面粗底便都要擺脫去了○又曰世儒或專於訓詁解析而理不明或專於詞章綴緝而義不通又如管商功利之徒雖做得事業亦只是權謀智術之私而非留中理義去做得底皆非所謂教矣

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

思辨之功

語錄曰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

因其

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

語錄

曰是日用常行合做底道理是不可已者非空守着這一箇物事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

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脩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

立矣○曰率性脩道之說不同孰為是耶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脩為而言也

案程子曰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又曰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底性又不為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文集曰程子說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語錄曰程子說物物各有箇道理即此便是道循性者是循其理之自然○又曰道是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

呂氏良心之發以下至安能致是一節亦甚精密但謂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形體又為私意小知所撓故與天地不相似而

發不中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後為道則所謂道者又在脩為之後而反由教以得之非復子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然發見之意矣

氏曰性與天道本無有異但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叢然之形體常有私意小知撓乎其間故與天地不相似所發遂至乎出入不齊而不中節如使所得於天者不喪則何患不中節乎故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隨喜怒哀樂之所發則愛必有差等敬必有節文所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應也亦輕自斬至總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安能致是乎○語錄曰只是隨性去皆是道呂氏說以人行道若然則未行之前便不是道乎○又曰不是人去循之呂說未是○永嘉陳氏曰呂說只就人性起蓋不見天地大化故其說性說道說教皆不周普流通此朱子所以不取

游氏所謂無容私焉則道在我楊氏所謂率之而已者似亦皆

有呂氏之病也

案游氏曰天之命萬物者道也而性者具道以生也因其性之固然而無容私焉則道在我矣若出於人為則非道矣○楊氏曰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謂性有不善者誣天也性無不善則不可加損也無俟乎脩焉率之而已

至於脩道則程子養之以福脩而求復之云却似

未合子思本文之意

案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為生養之生却是脩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自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又曰脩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脩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脩之有○語錄曰程子一時意各有指不可彊率合為一說獨其一脩所謂循此

脩之各得其分而引舜事以通結之者為得其旨

故其門人亦多祖之但所引舜事或非論語本文

之意耳

案程子曰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文集曰脩道雖以人事言然其所以脩之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程子以舜事明之○陵陽李氏謂此又自其性之本然者而

推言之所引論語雖非本文之意大率以為一循其本然非私智所能與耳貴氏曰此段辨析極精

呂氏所謂先王

制禮達之天下傳之後世者得之但其本說率性

之道處已失其指而於此又推本之以為率性而

行雖已中節而所稟不能無過不及若能心誠求

之自然不中不遠但欲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所以

又當脩道而立教焉則為太繁復而失本文之意

耳

案呂氏曰循性而行無物撓之雖無不中節者然人稟於天者不能無厚薄昏明則應於物者亦不能無小過不及故品節斯之謂禮閑子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而彈之切切而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子夏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而彈之侃侃而言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然將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慮其所終稽其所敝則其小過不及者不可以不脩此先王所以制禮改本

又以時位不同為言似亦不親切也

案改本云道之在人有時與位之不

同必欲為法於後世不可不脩 ○曰楊氏所論王氏之失如何 案楊氏曰王氏云天

使我有所謂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使然者可以為命乎以命在我為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此語似無病然亦不須如此說性命初無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 曰王氏之言固為多病然此所云

天使我有是者猶曰上帝降衷云爾豈真以為有或使之者哉其曰在天為命在人為性則程子亦云而楊氏又自言之蓋無悖於理者今乃指為王氏之失不惟似同浴而譏裸裎亦近於意有不平而反為王公之累矣且以率性之道為順性命之理文意亦不相似若游氏以遁天倍情為非性 案游

氏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則天命也若遁天倍情則非性矣 則又不若楊氏人欲非性之

云也 案楊氏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 ○語錄曰楊氏此語却是直截 ○曰然則呂游揚侯

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潛縝密於游稱其穎悟溫柔謂楊不及游而亦每稱其穎悟謂侯生之言但可隔屏聽今且熟復其言究覈其意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過此以往則非後學所敢言也 語錄曰呂本是剛底氣質涵養得到如此其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仗壯 ○又曰游揚諸公皆才高雖其

說有疎略然皆通明 ○又曰侯氏說前後相反沒理會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

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陳氏曰道是日

用事物所當行之路即率性之謂而得於天之所命者而其理總會於吾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陳氏曰在父子

則父子所當親在君臣則君臣所當敬在夫婦則夫婦所當別在朋友則朋友所當信微而起居飲食蓋無物而不自古及今流行乎天地之間無一息之間蓋無時

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永嘉陳氏曰道只是眼前當然底而不然一時走離不得○蔡氏曰須臾頃

刻也言道不可頃刻而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陳氏曰纔可離便是外物而非

本然矣○三山陳氏曰使其可離而去則亦身外物耳○潘氏曰未發之前固未有人欲之私可言所以朱子特謂之外物是以君子

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語錄曰不聞不見全然無形暗昧不可得知只

於此時便戒謹了更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陳氏曰未感物時渾是天理而不使離

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語錄載陸氏曰前後說者一哀說了更不見切體處今如此分別却是使人有點檢處

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語錄曰如一片止水中間忽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

着功夫○又曰這獨也不只是恁獨時如與眾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不正此亦是獨處言幽暗之中微細之

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

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語錄曰問莫見莫顯則已是先

形了如何却說迹未形幾已動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這是大綱說○黃氏曰莫見莫顯不特指他人之間見只是吾所獨知已是十分顯見了況人亦未有不知者乎須是認

得章句兩轉意 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

語錄曰戒謹恐懼是普說到得隱微之間人所易忽又更用謹這箇却是喚起說○又曰是從見聞處至不睹不聞處皆戒謹了又就其中於獨處更加謹也

是無所不謹而謹處更加謹也○陳氏曰雖是平時已常戒懼至此又當十分加謹纔加謹則所發便都是善不加謹則所發便流於惡去所以

過人欲於將萌

文集曰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是以生出人欲來○問未發之前無一毫

私意之雜此處無走作只是存天理而已未說到過人欲處已發之初天理人欲由是而分此處不放過即是過人欲天理之存有不容言者曰此說分得好然又須見不可分處如兵家攻守相似各是一事而實相為用也○語錄曰問上一節能存天理了則下面謹獨似多了一截曰雖是存得天理臨發時也須點檢這便是他密處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也

或問

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

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

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

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懈怠之不謹而周防之以

全其本然之體也

語錄曰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

又言莫見乎隱莫

顯乎微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

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

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

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

語錄曰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三山陳氏曰曰隱曰微則

此念已萌矣特人未知之故隱而未見微而未顯耳然人雖未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甚見而甚顯矣此正善惡之幾也蓋所謂

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

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為而莫不各有

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
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

吾之一心

陳氏曰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
理之所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

後乎萬古
而無不徹

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

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

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為者而非率性之謂矣

語錄曰
無時而

非道亦無適而非道若之何而可須
臾離也可須臾離則非率性之謂矣 聖人之所脩以為教者

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為學

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

三山陳氏曰君子必欲存養
持守以保全之者正為其不

可離而去之如飢食
渴飲之不可無也

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

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
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

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

陳氏曰日用不可須
臾失纔失之便身心

顛冥而入於
夷狄禽獸矣

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

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

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人欲之私

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

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

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用其力也

語錄曰既是不見
安得有圖只是要

於未有兆朕無可睹聞時先戒懼取○又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只是照管所不到念慮所不及處正如防賊相似須要塞莫來路 夫既

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
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
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
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
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豪髮之間無
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
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為
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
而已也

語錄曰

語錄曰隱微顯著未嘗有異豈怠於顯而偏於獨哉蓋獨者致用之源而人所易忽於此而必謹焉則亦無所不謹矣○潘氏

曰幽暗之中微細之事其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所以當此之時尤為昭灼顯著也若其發之既遠為之既力則在他人十目所視十手

所指雖甚昭灼而在我者心意方注於事為精神方運於酬酢其是非得失反有不自覺者矣此所以獨於隱微之際尤為顯著於此之時而能加省察之功則凡不善之萌其見之也明其回之也易不至潛藏隱伏於其中而不自知矣

是以君子既戒懼

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於此
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豪人
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
而無須臾之間矣

語錄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

二者

相須皆反躬為己過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

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

輔氏曰此兩節是做

工夫處見得聖賢

體道之功甚密 故子思於此首以為言以見君子之

學必由此而入也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睹恐

懼不聞即為謹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為兩事無乃
 破碎支離之甚邪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
 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
 處尤在於隱微也語錄曰道不可離言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言道之至精至密者既
 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
 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語錄曰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此乃統同說謹獨
 又就甲有一念萌動處說最緊要着功夫處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為
 一事則其為言又何必若是之重複邪文集曰若果如此則上段文意
 已足不知何故又煩再說曷嘗有如此煩絮底聖賢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
 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陳氏曰潛雖伏矣一節言人之所不見處申明首章謹獨意不

愧屋漏一節言己之所不見處申明首章戒懼不睹不聞意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
 嘗有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
 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為兩事而當時聽者
 有未察耳案程子曰要脩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為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語錄曰此分明是兩節事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為獨乎
 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己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
 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
 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
 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
 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也語錄曰其之一字便見得是說已不睹不聞處

○又曰方不聞不睹之時不惟人所不知自家亦未有所知若所謂獨即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極是要戒懼自來人說不睹不聞與謹獨只是一意無分別便不是○永嘉陳氏曰戒謹恐懼與謹獨是兩項地頭戒謹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養性如此謹獨是眾人不睹不聞之時存誠如此

是其語勢自相唱和各有血脉理甚分明

語錄曰前段有

是故字後段有故字聖賢不是要作文只是逐節次說出許多道理若是作一段說亦成是何文字○陳氏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對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句君子必謹其獨對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句惟其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所以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惟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所以必謹其獨

如曰是兩條者皆為謹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譏而其繁複偏滯而無所當亦甚矣○曰程子所謂隱微之際若與呂氏改本及游楊氏不同而子一之何耶曰以理言之則三家

不若程子之盡以心言之則程子不若三家之密

是固若有不同者矣然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

是心而後有是理則亦初無異指也合而言之亦

何不可之有哉

案程子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為顯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捕蟬而聞者以為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而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呂氏曰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道

之在我猶飲食居處之不可去皆外物也誠以為己故不欺其心人心至靈一萌之思善與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故慎其獨者知為己而已○游氏曰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楊氏曰獨非交物之時有動于中其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瞭然心目之間矣其為顯見孰加焉雖欲自蔽吾誰欺欺天乎此君子必慎其獨也○語錄曰問程子舉彈琴殺心處是就人知處言呂游楊氏所說是就己自知處言章句是合二者而言否曰有動於中已固先自知亦不能掩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問迹雖未形幾則已動上兩句是程子意人雖不知己獨知之下兩句是游氏意否曰然兩事只是一理幾既動則已必知之已既

知則人必知之○曰他說如何曰呂氏舊本所論道不可離者得之但專以過不及為離道則似未盡耳其論天地之中性與天道一節最其用意深處然經文所指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為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既失其指而所引用不得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非論孟本文之意至謂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虛心以求則

庶乎見之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豈不誤之甚哉

案呂氏曰率性之謂道則四端之在我者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受乎天地之中所以立人之道不可須臾離也絕類離倫無意乎君臣父子者過而離乎此者也賊恩害義不知有君臣父子者不及而離乎此者也雖過不及有差而皆不可以行於世故曰可離非道也非道者非天地之中而已非天地之中而自謂有道惑也○又曰所謂中者性與天道也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聲形接乎耳目而可以道也必有事焉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古之君子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是何所見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果何物乎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中庸而執之隱微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虛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文集曰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

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

若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

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便指物以為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唯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為道則其為害

將有不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也

案楊氏曰夫盈天地

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飢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語錄曰衣食動作即是物物之理乃道也楊氏將物便喚做道則不可○又曰桀紂亦會手持足履目視耳聽如何便喚做道若便以為道是認欲為理也○又曰釋氏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會是和非只認得那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說我這箇會說話底會作用底叫着便應底便是神通妙用更不問道理如何儒家則須是就這上尋討箇道理方是道

○曰呂氏之書今有二本子之所謂

舊本則無疑矣所謂改本則陳忠肅公所謂程氏明道夫子之言而為之序者子於石氏集解雖嘗辨之而論者猶或以為非程夫子不能及也奈何曰是則愚嘗聞之劉李二先生矣舊本者呂氏太

中庸集註
學講堂之初本也改本者其後所脩之別本也陳
公之序蓋為傳者所誤而失之及其兄孫幾叟具
以所聞告之然後自覺其非則其書已行而不及
改矣近見胡仁仲所記侯師聖語亦與此合蓋幾
叟之師楊氏實與呂氏同出程門師聖則程子之
內弟而劉李之於幾叟仁仲之於師聖又皆親見
而親聞之是豈曾臆私見口舌浮辨所得而奪哉
若更以其言考之則二書詳略雖或不同然其語
意實相表裏如人之形貌昔腴今瘠而其部位神
采初不異也豈可不察而遽謂之兩人哉又況改

本厭前之詳而有意於略故其詞雖約而未免反
有刻露峭急之病至於詞義之間失其本指則未
能改於其舊者尚多有之校之明道平日之言平
易從容而自然精切者又不翅砭砭之與美玉也
於此而猶不辨焉則其於道之淺深固不問而可
知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喜怒哀樂情也

語錄曰情只是所發之路陌

其未發則性也

陳氏曰在心裏面未發動底是

性無所偏倚故謂之中

語錄曰如處室中東南西北不倚於一方只是在中間○陳氏曰未發之中只可言

不偏不倚却下不得過不及字發皆中節情之正也

陳氏曰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

潘氏曰節者限節也其人情之準的乎

無所乖戾故謂之和

陳氏曰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過無些不及

與是理不相啻戾故名之曰和

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

之體也

陳氏曰是渾淪一大本底乃天下萬理所從出是道之體

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

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

陳氏曰是通衢達道一般古今天下之所通行是道之用此言性

情之德

語錄曰中性之德和情之德

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

語錄曰致者推至其極之謂如射相似有中帖者有中梁者有中紅心邊暈者皆是未致須是到那紅心中央

方始是致○又曰致字是只管挨排去之義工夫極精密

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

語錄

曰此天地萬物真實效驗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

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

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

而萬物育矣

語錄曰致中和須兼表裏而言致中則欲其無少偏倚而又能守之不失致和則欲其無少差謬而又能無適不然

○黃氏曰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橫致一致其守不失無適不然其直致一致橫致如一箇物打进了四圍恁地潔淨相似直致則是今日如此淨潔後日亦如此以至無頃刻不如此○又曰譬如掘井掘得深是直掘得闊是橫就一事上研窮到底是直推至萬事莫不皆到是橫一直一橫無不窮究到極處無少偏倚無少乖戾是就一時一事上直下功夫使一時一事無纖悉不到處其守不失無適不然自始至終自大至小橫鋪點檢無一時一事有纖悉不到處

○愚謂約是收斂近裏之意精是別得不雜之意此二字尤朱子喫緊示人處

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

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

黃氏曰既是中和皆當致則天地萬物之位育皆隨其所致而見其效○

陳氏曰心既正則天地自各安其所氣既順則萬物自各遂其生其功效自然感格須是到此地位方真知之

此學問之極

功聖人之能事

陳氏曰此乃有位者之功非泛就君子說

初非有待於外而脩

道之教亦在其中矣

陳氏曰致中即天命之性致和即率性之道及天地位萬物育則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

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

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

文集曰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

於身而無動靜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嘗相離者也○三山陳氏曰體之立所以為用之行之地用之行所以為體之立之驗○愚謂中和本一理位育非二事然體立而後用行則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

葉氏曰蓋孔子之意而子思述以為

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

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

之極

黃氏曰此一章字數不多而義理本原工夫次第與夫效驗之大無不該備

蓋欲學者於此

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

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

陳氏曰此章乃子思總括一篇之義

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

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

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

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

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

陳氏曰未發則是道理渾然在心裏不偏不倚便是中此即天命之性也又發出來皆當然而然與本然道理不相乖戾便是和

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

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

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

天下之達道

陳氏曰中和是就性情說大抵心之體是性性不是別箇物只是心中所具之理耳萬般道理都從這裏出便為大本只這箇動出外來便是情萬般應接而無所不通是為達道

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

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

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

達道有所不行矣

語錄曰未發時是那靜有箇體在裏子若靜而不失其體便是天下之大本立焉或失其體則大本便昏了已發時是那動有許多用若動而不失其用便是天下之達道行焉或失其用則達道便乖了○又曰大本不立達道不行則雖天理流行未嘗間斷而

其在我者或幾乎息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

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至於無一豪之偏

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

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

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豪之差謬而

行之毋不違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

以益廣矣

永嘉陳氏曰戒謹於不睹不聞之時此即未發時工夫謹獨於隱微之時此即既發時工夫若曰致中除戒懼一條

何以見其致處若曰致和除謹獨一條又何以為致血脉相承如此致之一字最是用工處愚謂愈嚴愈敬是自其未發之體而存養之愈精愈密是自其已發之用而省察之

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正其所而天地於此

乎位矣語錄曰問言陰陽動靜何也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各有定所此未與物相感也動而無一事

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

驩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語錄曰和則交感而萬物育矣此萬

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

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

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為一篇開卷

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

○曰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為彼體彼

為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

二物也語錄曰體是這箇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理也開眼看物着耳聽聲便是用○陳氏曰體用未嘗相離有

是體方有用有是用方見是體○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

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

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

常耶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

後為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殯殍殍則不必人消物

亡

中庸集註

盡然後為不育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為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為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啟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的為盡耳曰然則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夫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救其一二何耶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

語錄曰問力是力分之力曰然

彼達而在

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

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

語錄曰問以孔子言之如何是天地

萬物安泰處曰在聖人之身則天地萬物自然安泰曰此是以理言之否曰然一家一國莫不如是○又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即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即吾身之萬物也○黃氏曰如達而在上固是堯舜事業窮而在下只如在一鄉不擾便是一鄉萬物育在一家不擾便是一家萬物

育曰二者之為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將不

又為破碎之甚耶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

來而不可紊耳

陳氏曰天地位便是大本立處萬物育便是達道行處此事灼然分明但二者常相須無有能此而不能彼

者耳

○曰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

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舉中而合之

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為天下之大本也耶曰子思

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

而言也愚於篇首已辨之矣學者涵泳而別識之

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者可也

語錄曰中庸之中是兼以其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

得名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陳氏曰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上論已發是就事上論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子曰中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而言也

○曰程呂問答如何曰考之文集則是其書蓋不完矣然程子

初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而後書乃自以為

未當向非呂氏問之之審而不完之中又失此書

則此言之未當學者何自而知之乎以此又知聖

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者尤當虚心悉意

以審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為定也

案呂氏問曰先生謂

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程子曰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文集曰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此却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論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語錄曰程子初謂心為已發呂氏只是辨此一句程子後來又救前說語甚圓無病

其說中字因過不及而立名又似并指時中之中而與在中

之義少異蓋未發之時在中之義謂之無所偏倚
 則可謂之無過不及則方此之時未有中節不中
 節之可言也無過不及之名亦何自而立乎又其
 下文皆以不偏不倚為言則此語者亦或未得為
 定論也

案呂氏曰中即性也程子曰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蓋中之為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為性則中與性不合○語錄曰問程子說中自過不及而立名與平日異只為呂氏形容中太過故就其既發告之曰然

厥中以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也固謂允執
 厥中所以行之蓋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之中而
 非未發之中也

案呂氏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者也○語錄曰問呂氏引允執厥中如何曰他故如此說

呂氏又謂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程

子所以答蘇李明之問又已有既思即是已發之
 說矣凡此皆其決不以呂說為然者獨不知其於
 此何故略無所辨學者亦當詳之未可見其不辨
 而遽以為是也

案呂氏曰聖人之學以中為大本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又案蘇氏問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否程子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問呂氏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落如之何而可程子曰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文集曰程子纔思即是已發一句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為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

曰然則程子卒以赤子之心為已發何也曰衆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

賢愚而有別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之而亦非獨赤子之心為然矣是以程子雖改夫心皆已發之一言而以赤子之心為已發則不可得而改也

案呂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求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又案蘇氏問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程子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如何程子曰取其純一近道也○語錄曰程子道赤子之心是已發而未遠如赤子飢則食渴則飲便是已發○又曰呂氏以赤子即是未發則大失之蓋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為未遠乎中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又曰未發時偽不偽皆不可見不特赤子如此大人亦如此只是大人有主宰赤子則未有主宰○三山陳氏曰指赤子之心為未發者非也蓋自為赤子四者之心已動矣未發既發凡人一日之間無時無之未發之時湛如水未涉擬議

曰程子明鏡

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為異乎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為未發者耶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為水鏡之體既發則為水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

案蘇氏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如何程子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

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

矣但其答蘇季明之後章記錄多失本真答問不相對值如耳無聞目無見之答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參之其誤必矣蓋未發之時但為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

案蘇氏問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程子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文集曰心之有知與

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為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為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為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為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為未發則不可其言靜時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

引復以動見天地之心為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為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才思即是已發為比則未可以為坤卦純陰而不為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為比則未可也所謂無時不中者所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則語雖要切而其文意亦不能無斷續至於動上求靜之云則問者又轉而之它矣

案蘇氏問中是有時而中否程子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以道言之則有時而中

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何也程子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程子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文集曰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此易卦為純坤不為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為一說矣故邵子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

其答動字靜字之問答故何以用功之問答思慮不定之問以至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則皆精當

案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程子曰謂之靜則可然

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故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程子曰莫若主一曰其嘗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此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須是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程子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黃纒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語錄曰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不昧或

中庸集註
引程子語纔有知覺便是動為問曰若云知寒覺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
曾著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又曰有
聞見之理在即
是靜中有物
但其曰當祭祀時無所見聞則古人

之制祭服而設旒纒雖曰欲其不得廣視雜聽而
致其精一然非以是為真足以全蔽其聰明使之
一無見聞也若曰屨之有絢以為行戒樽之有禁
以為酒戒然初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飲也若使
當祭之時真為旒纒所塞遂如聾瞽則是禮容樂
節皆不能知亦將何以致其誠意交於鬼神哉程
子之言決不如是之過也
文集曰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
見即其升降饋奠皆不能知其時
節之所宜雖有贊引之人亦不聞其告語之聲矣故前旒纒之說亦只
是說欲其專一於此而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都無見聞也

至其答過而不留之問則又有若不相直而可疑

者

案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程子曰不說
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

大抵此條

最多謬誤蓋聽他人之問而從旁竊記非唯未了

答者之意而亦未悉問者之情是以致此亂道而

誤人耳然而猶幸其間紕漏顯然尚可尋繹以別

其偽獨微言之湮沒者遂不復傳為可惜耳

文集曰
此條記

錄前後差舛都無理會後來讀者若
未敢便以為非亦且合存而不論

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

疑如引屨空貨殖及心為甚者其於彼此蓋兩失
之其曰由空而後見夫中是又前章虛心以求之
說也其不陷而入於浮屠者幾希矣蓋其病根正

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
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
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
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
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則又當敬以察之
而不使其小有差忒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
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意推求而瞭然心目之
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為已發固已不得而
見之況欲從而執之則其為偏倚亦甚矣又何中
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

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
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
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此為義理之根本於
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說所以條理紊
亂援引乖刺而不勝其可疑也程子譏之以為不
識大本豈不信哉

案呂氏曰人莫不知理義之當無過無不及之
謂中不及乎所以中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反
求吾心果何為乎回也其庶乎屢空惟空然後可以見其中而空非中也
必有事焉喜怒哀樂之未發無私意小知撓乎其間乃所謂空由空然後
見乎中實則不見也若子貢聚聞見之多其心已實如貨殖焉所蓄有素
所應有限雖曰富有亦有時而窮故億則屢而未皆中也權然後知輕重
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則心之度物甚於權度之審其應物當無
豪髮之差然人應物不中節者常多其故何也由不得中而執之有私意
小知撓乎其間故理義不當或過或不及猶權度之法不精則稱量百物
不能無銖兩分寸之差也此所謂性命之理出於天道之自然非人私知

所能為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語錄曰孟子乃是論心自度非是心度物○又曰欲執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不知如何執得那事來面前只得應他當喜便喜當怒便怒如何執得

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其曰其慟其喜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正謂喜怒哀樂已發之處見得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無偏倚過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在中之中也若楊氏之云中固自若而又引莊周出怒不怒

之言以明之則是以為聖人方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云為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矣大抵楊氏之言多雜於老佛故其失類如此其曰當論其中否不當論其有無則至論也

案楊氏曰但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非精一烏能執之○又曰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亡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照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為無為則為出於不為亦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一橫行於天下武王亦不必取也故於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又曰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語錄曰楊氏少時先去看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程子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

當然精微之極致也陳氏曰中庸止一箇底道理所以不析開說唯君子為能體

之小人反是黃氏曰人莫不具是性亦莫不有是道然陰陽五行之氣雜揉不齊君子小人之分趨向亦異故中庸之道惟君子

能之而小人則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

○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

隨時以處中也語錄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箇做得恰好底事○又曰有君子之德而不能隨時以處中則不免

為賢知之過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方是到恰好處

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

小人之德而又無所忌憚也語錄曰小人固是愚所為固是不肖猶知忌憚則為惡猶較得些○

又曰為善者君子之德為惡者小人之德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惟其反中庸則方見其無忌憚也○又曰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又曰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

蓋中無定體隨時而

在是乃平常之理也語錄曰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不如此

便非中便不是平常湯武亦然又如當盛夏時須要飲冷衣葛此便是中便是平常隆冬時須用飲湯重裘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極暑時重裘盛寒時衣葛便是差異便

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

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番氏曰君子致存養省察之功是以無時而不中小人放肆而無忌憚是以與中庸相反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黃氏曰性情天生底德行人做底性情人人一般德行人人不同中庸之中本是和然和自中出故兼中和之義○陳氏曰中和以性情言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中庸以德行言是兼行事相合說

或問此其稱仲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名之而已矣周人冠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諡而諱其名則固已彌文矣然未有諱其字者

也故儀禮饋食之祝詞曰適爾皇祖伯某父乃直以字而面命之況孔子爵不應諡而子孫又不得稱其字以別之則將謂之何哉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眾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

語錄曰問子思稱夫子為仲尼曰昔人未嘗諱其字程子云子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伊川亦嘗呼明道字 ○曰君子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之者何也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天命人心之正也唯君子為能知其在我而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則不知有此而無所忌憚故其心每反

乎此而不中不常也。○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
悉加反字蓋疊上文之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
中庸而不自知其為非乃敢自以為中庸而居之
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
中庸是乃所以為無忌憚也如此則不煩增字而
理亦通矣曰小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
勢考之則恐未然蓋論一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引
夫子所言之首章且當略舉大端以分別君子小
人之趨向未當遽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章之
語脉則上文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當

平解兩句之義以盡其意不應偏解上句而不解
下句又遽別生它說也故疑王肅所傳之本為得
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為無所据

而臆決也

案程子曰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

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
警乎鄉原亂德之姦矣今存呂氏以備觀考他不

能盡錄也

案呂氏曰君子蹈乎中庸小人反乎中庸者也君子之中庸也有君子之心又達乎時中小人之中庸也有小人之
心反乎中庸無所忌憚而自謂之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
久當其可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回同道當其可也舜不告而
娶周公殺管蔡孔子以微罪行當其可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唯變所適

中庸集註
而不知當其可而欲肆其姦心濟其私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唯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之所在有臨喪而歌人或非之則曰是惡知禮意然實未嘗知乎禮意猖狂妄行不謹先王之法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王之所以必誅而不以聽者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

陳氏曰至者天下之

理無以加之謂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

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愚謂論語有之為德也四字不必言能而能在其中

故下句無能字此章無之為德也四字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下句有能字意者論語是夫子本文此章是子思隱括

右第三章

或問民鮮能久或以為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文不能晷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方

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不能久也下章自能擇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各是發明一義不當遽以彼而證此也且論語無能字而所謂矣者又已然之辭故程子釋之以為民鮮有此中庸之德則其與不能晷月守者不同文意益明白矣

語錄曰緣下文有不能晷月守之說故說者皆以為久於其道之久

細考兩章相去甚遠自不相蒙亦只合依論語說蓋其下文正說道之不明不行鮮能知味正與程子意合也

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序乎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列決有意謂不應雜置而錯陳之也故凡此書之例皆

文斷而意屬讀者先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夫全篇之旨矣

陳氏曰子思此書分章亦有次序皆

是相接續發明去

然程子亦有久行之說則疑出於門人之

所記蓋不能無差謬

案程子曰中庸之為德民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也

而自

世教衰之一條乃論語解而夫子之手筆也

案程子曰中庸

天下之至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與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

諸家之說固皆不察

乎此然呂氏所謂厭常喜新質薄氣弱者則有以切中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合諸晷月之章而自省焉則亦足以有警矣

案呂氏曰中庸者天下之所共知天下之所共行猶寒而衣飢而食

渴而飲不可須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而亦不能久也惟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而未至于誠雖心悅而不去然知不可不思行不可不勉在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志不能無懈故有日月至焉者有三月不違者皆德之可久者也若至于誠則不思不勉至于常久而不息非聖人其孰能之

侯氏所謂民不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則其疎闊又益甚矣

如曰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皆有自然之中而不可離則庶幾耳

案侯氏曰民不能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故能久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知者之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

陳氏曰道即中而已此乃天命之本然率性之當然底

知

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

陳氏曰凡具於

人者道理都一般但氣質之不同故有知愚賢不肖之別爾既有知愚賢不肖之別所以有過不及之差過與不及皆非中也
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
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語錄曰知者恃其見之高而以道為不足行○陳氏曰知者說道理太高其實行不得愚者則
又憚然無知**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
不知所以行**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語錄曰賢者恃其行之過而以道為不足知○陳氏曰賢者所行過當其實見理未到不肖者不能行不求所以知○黃氏曰道曷嘗有過與不及之偏哉過與不及此道所以不明不行也然嘗竊有疑焉賢與智人品之最高者也一有過焉則無異於愚不肖何哉蓋道之在天下中而已過非中也不及非中也賢且智而失之過則如楊墨而其充至於無父無君豈不深可畏哉明有所未通誠有所未立雖謂之愚不肖可也聖賢衛道之嚴所以力勉夫人以大中之道者蓋若此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三山陳氏曰道曷嘗離人哉持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是以有過不**

及之弊

右第四章

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
民鮮能久之意也三山陳氏曰惟民之鮮於中庸也既久故知賢愚不肖各隨其氣質之偏而失焉**曰知**
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之過
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語錄
曰此正分明交互說**曰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
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蹇淺不能知君子
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之過者既唯
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

此道之所以不行也

三山陳氏曰世之高明洞達識見絕人者其持論常高其視薄物細故若將浼焉則必不屑於中庸之行如老佛之徒本知者也求以達理而反滅人之類非過乎至於昏迷淺陋之人則又蔽於一曲而暗於大理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行道

刻意尚行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污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唯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三山陳氏曰世之刻意厲行勇於有為者其操行常高其視流俗汚世若將浼焉則必不復求知於中庸之理如辰門荷蓀之徒本賢者也果於潔身而反亂大倫非過乎至於闡昔卑汚之人則又安於故常而溺於物欲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明道

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

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

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陳氏曰人莫不飲食是人間日用不可闕處但人鮮能知其味譬如道乃天之命於我性之所固有底不可以須臾離惟是人不自求知之所以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

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扶夫音

由不明故不行

陳氏曰人之所以不能行道者以其不能知道也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黃氏曰因知之過愚之不及以嘆道之不行也○又曰是引起舜事○三山陳氏曰此一句自為一章子思取夫子之言比而從之蓋承上章以起下章之義若曰道不遠人猶日用飲食也由而不知故鮮能知味耳惟其不知是以不行故以道其不行之言繼之蓋所以承上章之義

也必如下章舜之事則知而可行
而明矣蓋又所以起下章之義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知去聲與平
聲好去聲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愚謂舜
之知可

謂大矣其所以為大者是不自用而樂取諸人所以常好
問而好察邇言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不得謂之大矣邇言者淺近

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文集曰淺近之言猶所謂尋常
言語也尋常言語人之所忽而

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
語錄曰雖淺近閑言語中莫不有理都要見得破然於其言之未善

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

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語錄曰其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
者隱而不宣則善者愈樂告以善

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惜言也若其言不善我又揚之於人說他說得不是
則其人愧耻不復以言來告矣此其求善之心廣大如此人安得不盡以其言

來告而吾亦安有
不盡聞之言乎 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

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

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

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語錄曰問如眾論有十分
厚者有十分薄者取極厚

極薄之二說而中摺之則此為中矣曰不然此乃子莫執中矣安得謂之中自
極厚以至極薄自極大以至極小自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
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謂中也若但以極厚極薄為兩端而中摺其中
間以為中則其中間如何見得便是蓋或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
之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者說得是則用厚薄之中者之說至於輕重
大小莫不皆然蓋惟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棄其兩頭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
者用之也○問所謂眾論不同都是善一邊底曰惡底已自隱而不宣了○葉
氏曰兩端非如世俗說是非兩端善惡兩端之謂乃是事已是非而不非事已善
而非惡已皆當為之事自斯道之不明往往以是非善惡為兩端而執其中則
半是非半善半惡之論與君子不必為十分君子小人不必為十分小人苟
且酌中之習乃鄉原賊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
德之尤也可不辨哉

行也

黃氏曰因道之不行起於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故必知如大舜而後可以冀斯道之行

右第六章

或問此其稱舜之大知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

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

三山陳氏曰上章既嘆道之不

行此章遂以道之行者明之知者過之又鮮能知味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若舜之大知知而不過則道行矣

蓋不自恃

其聰明而樂取諸人者如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

能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

知所以為大而非他人之所及也兩端之說呂楊

為優

案呂氏曰兩端過與不及也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無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為舜取諸人用諸民皆以

能執兩端而不失中也○楊氏曰執其兩端所以權輕重而取中也由是而用於民雖愚者可及矣程子以為執持

過不及之兩端使民不得行則恐非文意矣蓋當

眾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

中也故必兼總眾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

義理之至當然後有以知夫無過不及之在此而

在所當行若其未然則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之

為過不及而不可行哉

案蘇氏問舜執其兩端註以為過不及之兩端是乎程子曰是曰既過不及又

何執乎程子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不得行也舜猶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

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罟音

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

愚謂此形容禍機之所伏

擇乎中庸辨別眾理以求所謂中庸即

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

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葉氏曰罟獲陷阱人皆知其為

掩捕而設而不能避之此始借此以興起在擇中庸而不能不變於旬月之後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黃氏曰因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以嘆道之不明也○又曰是引起顏子事

或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耳或以二句各為一事言之則失之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曾

也奉持而著之心曾之間言能守也

陳氏曰謂守之而牢固不失

顏子

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

陳氏曰惟其能擇而又能守之乃為真能知之

此行之

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黃氏曰因道之不明起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

賢如顏子而後可以望斯道之明

右第八章

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晷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

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茲賢也乃其所以為知也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所引屢空張子所引未見其止皆非論語之本意案程子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人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唯呂氏之論顏子有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為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數言者乃為親切確實而足以見其深潛縝密之意學者所宜諷誦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止

一句文義亦未安耳

案呂氏曰如顏子者可謂能擇而能守也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故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察其志也非見聖人之卓不足謂之中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為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侯氏曰中庸豈可

擇擇則二矣其務為過高而不顧經文義理之實

也亦甚矣哉

案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則二矣此云擇者如博學之審問之明辨之勉而中思而得者也故曰擇乎中庸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

陳氏曰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

天下

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

文集曰三者只知就其所長處着力做去而不擇乎中庸耳○語錄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到

那恰好處便是中庸○陳氏曰天下國家至大難治也而資稟明敏者能之爵祿人之所欲難卻也而資稟高潔者能之白刃人之所畏難犯也而資稟勇毅者能之則是三者雖最難而皆可以力為

非義精仁熟而無一豪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陳氏曰中庸乃

天命人心之常然不可以資質勉強而為之須是學問工夫篤至到那三者

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黃氏曰天下至難之事人或能

之而中庸則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黃氏曰是引起子路事

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

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取必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豪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案程子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游氏以舜為絕學無為案游氏曰其斯以為舜則絕學無為矣而楊氏亦謂有能斯有為之者其違道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而行其所無事焉夫何能之有案此皆楊氏全文則皆老佛之緒

餘而楊氏下章所論不知不能為道遠人之意亦非儒者之言也二公學於程氏之門號稱高弟而其言乃如此殊不可曉也已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

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

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

含忍之力勝人為強語錄曰忍耐得便是南方之強○或曰南方之性既曰寬柔矣何強之云三山陳氏曰守其氣

質而不變是亦強也君子之道也陳氏曰此君子只平說如君子長者之謂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三山陳氏曰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

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

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陳氏曰四者之強乃中庸之道所當強者矯強貌詩曰

矯矯虎臣是也詩傳曰矯矯武貌倚偏著也語錄曰如倚於勇倚於智皆是倚倚處塞

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

之所守也語錄曰未達時要行其所學既達了却變其所學當不變未達之所守也○又曰國有道則有達之理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若國無道則有不幸而死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所守不變其未達之所守易不變其平生之所守難此則所謂中庸之

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

陳氏曰凡此皆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能中庸之不可能者是乃能擇而能守所謂理義之勇而非血氣之勇矣君子之強孰

大於是陳氏曰此君子是指成德之人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

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

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陳氏曰和則易至於和光同塵失之太軟而流蕩中立

而無依則必至於倚語錄曰凡人中立而無所依則必至於倚不東而西國有道而

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陳氏曰是富貴能淫國無道而貧賤

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陳氏曰是貧賤能移非持守之力有以勝

人者其孰能反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

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

者之強強之中也三山陳氏曰南北之強雖不同要之皆偏耳至於汝之所當強者則必當如下文之說此則理

義之強得強之中矣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其善而救

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

為強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為強

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唯強者為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為強也

語錄曰如和便有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又說不倚後思之柔弱底中立則必敬倒若能中立而不倚方見硬健處○又曰惟強壯有力者乃能中立不待所依而自無所倚如有病底人氣弱不能自持他若中立必有一物憑依乃能不倚不然則傾倒而偃仆矣○永嘉陳氏曰中立者四邊虛剛立不住

曰諸說如何曰大意則皆得之惟以矯為矯揉之矯

案呂氏曰矯之為言猶揉木也木之性能曲能直將使成材而為器故曲者直者皆在所矯人之才

有過有不及將使合乎中庸則過與不及皆在所矯以南方之強為矯哉之強與顏子之強以抑而強者為子路之強與北方之強者

案侯氏曰南方之強顏子之強似之故曰君子居之北方之強子路之強似之故曰而強者居

之君子以自勝為強故曰強哉矯為未然耳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案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

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語錄曰問深求隱僻之理如漢儒說得是處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識緯之書便是隱僻○三山陳氏曰詭異之行荀子所謂荀難者於陵仲子申屠狄尾生之徒是也○愚謂深求隱僻之理是求知乎人之所不能知過為詭異之行是求行乎人之所不能行

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

語錄曰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中庸集註
三
導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
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陳氏曰導道而行似乎能知半塗而廢實未能行
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
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

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

語錄曰此兩句結上文兩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為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能已之意

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如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潘氏曰中庸之道至精至微非知者不足以知之至公至正非仁者不足以體之其為道也非須臾可離非一蹴可到故惟勇者然後有以自強而不息焉大抵知仁勇三者皆比性之德也中庸之道即率性而行者也非有是德則無以體是道餘

見第二十章

或問十一章素隱之說曰呂氏從鄭注以素為儻固未安案呂氏曰素讀如儻鄉之儻猶素其位之素也唯其舊說有謂無

德而隱為素隱者於義略通又以遯世不見知之
 說反之似亦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
 之素不應頓異則又若有可疑者獨漢書藝文志
 劉歆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為索顏氏又釋之
 以為求索隱暗之事則二字之義既明而與下文
 行恠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蓋當時所傳
 本猶未誤至鄭氏時乃失之耳語錄曰漢志引中庸云索
 隱從來解不分曉
 作索隱讀亦有理游氏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與夫未免
 有念之云皆非儒者之語也索游氏曰遁世不見知而不悔
 者疑慮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
 拔也非離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
 與此若不達復者未免於有念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
味反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語錄曰道者兼體用該隱費而言也○
或說形而下者為費形而上者為隱曰

形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就其
中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黃氏曰如今風雨之時滿室皆陰氣然
不可見此體之隱也其着人衣服則覺得濕潤着人腠理則覺得酸楚
此顯而可見者用之廣也然着人衣服身體即是那滿室陰濕之氣耳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
 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
 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
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

文集曰男女居室人
事之至近而道行乎

其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

語錄曰道無所不
在無窮無盡聖人

亦做不盡天 其大無外其小無內 語錄曰如云天下莫能載是無外天下莫能破是無內謂如

地亦做不盡 物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着得一 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

物在若云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 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 文集曰大抵自夫婦之所能知行直

而所謂隱者不離於此也○語錄曰費是 蓋可知可能者道 至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皆是說費處

道之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可見處 中之一事 陳氏曰是就日用間一二

事論如事親事長之類 及其至而聖人不 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

語錄曰人多以至為道之精妙處若是道之精妙有所不知不能

便與庸人無異何足為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所不知所不能是

沒緊要底事他大本大根元無欠闕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

須學○又曰聖人不能知不能行者非至妙處聖人不能知而不能

能行天地間固有不緊要底事聖人不能盡知緊要底則聖人

能知之能行之若至妙處聖人不能知不能行粗處却能之非聖人

乃凡人也○又曰道無不包若 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

盡論之聖人豈能纖悉盡知

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

之類 文集曰侯氏之說是非全體中之不能者○語錄曰問侯氏止尋得一

二事元不曾說着及其至也之意此是聖人看得徹底故於此理亦有

未肯自居處曰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

欠得一分○問以孔子不得位為聖人所不能祿位名壽此在天者聖人如何

能必得曰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 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

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能 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文集曰問所憾 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恐只在於陰陽寒暑之或乖其常吉凶

災祥之或失其宜品類之枯敗天折而不得遂其理此雖天地不能無憾人固

不能無憾此也曰既是不可 必望其全便是有未足處

詩云鳥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為余

專反 詩大雅旱麓之篇為鳴類戾至也察著也 文集曰察者昭

之流行發見昭著如此也○語錄曰 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

察非察留察之察如天地明察之察

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

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語錄曰為飛魚躍上下昭著莫非至理

得須是於此自有所見○又曰如為飛亦是費魚躍亦是費而所以為費者試

討箇物來看○又曰為飛魚躍也必有一箇什麼物使得他如此此便是隱

○三山陳氏曰天地之間有一物必有一理有所謂已然者必有所謂所以然

者為則天而不能淵魚則淵而不能天此其用也已然者也是必有所謂所以

然者以為之體然體之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

隱初不離於用之顯也

活潑潑地語錄曰活只是不滯於一隅○永嘉陳氏曰大要不要人

去昏嘿窈冥中求道理處處平平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讀

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

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

不可見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

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

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

能者也永嘉陳氏曰自其明白坦蕩者言之則雖夫婦之愚不肖皆可

得而知可得而行自其纖悉極至者言之雖聖人有所不能盡

知不能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而

盡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

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

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或曰夫既謂之

聖人矣尚何不

語錄

知不能之有三山陳氏曰天地之大也尚有所憾焉況聖人乎水旱螟蝗
祁寒暑雨人將怨咨又不能使物物皆得其所欲是有憾已舉此以明聖
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也夫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

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陳氏曰自夫婦之與知能行處

道固無所不在及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處而道亦無所不在至於天地之大猶有所憾處而道亦無所不在故君子之

語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之所不能盡而道無

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

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

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

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為費而

隱也黃氏曰道之見於用者費也其所以為是用者隱也費猶木之有枝葉可見者隱猶木之有根本不可見者也○永嘉陳氏曰語其

大而天下莫能載語其小而天下莫能破凡此是說道之費處其體之隱則在其中矣故不言隱非於費之外別有所謂隱也使別有隱可見有隱可言則非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已不足為道矣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為

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

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

在也陳氏曰道之體用甚昭朗流動充滿上下之間無所不在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

而言也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文集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其道甚近

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三山陳氏曰造端乎夫婦其道甚近而小也然要其極以至於遠且大則凡昭然天地之間者莫非其理之不

可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見道之不可離處知

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

文集曰幽闇之中社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詩首

關雎而戒淫佚書記釐降禮謹大昏皆此意也○
 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以聖人為夷惠之
 徒既已失之案張子曰聖人若夷惠之徒亦未知君子之道若知君子之道亦不入於偏又曰君子
 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知夫婦之智淆諸物
 故聖人有所不與案此皆張子全語則人析其所不知不能
 而兩之皆不可曉也已曰諸家皆以夫婦之能知
 能行者為道之費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
 憾者為道之隱其於文義協矣若從程子之說則
 使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恐其有未安也曰謂不
 知不能為隱似矣若天地有憾為飛魚躍察乎天

地而欲亦謂之隱則恐未然且隱之為言正以其
 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隱常默其乎
 其中若於費外別有隱而可言則已不得為隱矣
 程子之云又何疑耶三山陳氏曰先儒有以聖人所不知不能而不安也夫所謂隱者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聖人亦不足貴矣謂小而莫能破者為隱則小之為義非要妙之謂也曰費而隱者費中有隱非費之外別有隱者也○曰然則程子所謂為飛魚躍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為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

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
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
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為有以
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為子思喫緊為
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為莫切於此也

此譬地便見得箇天理全體

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

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
亘古亘今雖未嘗有一豪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
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
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

文集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

活潑潑地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蓋以道之體用流行發
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
方見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略無滯礙耳若見得破則即此須
臾之頃此體便已洞然○黃氏曰看中庸到此一章若無所見則亦不足
以為道矣充塞天地間無非是理無一毫空闕無一息間斷是非拘牽文義者之所能識也

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
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
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抑孟子此言固為
精密然但為學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
以為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
孟子之意而已也

文集曰程子借孟子之語發明已意說不到處後人却作實語看了

蓋此一
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間已盡

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耶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為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為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為正心之防也

永嘉陳氏曰今世做工夫人心却不曾放去又多失

於迫切不做工夫人心裏自在又却都沒一事

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

釋氏之遺意耶曰此但俚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況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焉而必戾于天魚

而必躍于淵是君君臣臣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氏之云則鳶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

語錄曰問引君臣父子為言此吾儒之所以異於佛

者如何曰鳶飛魚躍只是言其發見耳釋亦言發見但渠言發見却一切混亂至吾儒須辨其定分君臣父子皆定分也鳶必戾于天魚必躍于淵

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舉此而絕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
○曰呂氏以下如何曰呂氏分此以上論中以下論庸又謂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恐皆未安

案呂氏曰此以上論

中此以下論庸此章言常道之終始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惟能盡常道乃所以為至道

謝氏既曰非是極

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魚而言蓋曰子思之

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為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為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為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天理者恐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

案謝氏曰鳶飛

辰天魚躍于淵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真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如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又曰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子思之意言上下察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

見天理不用私意也

游氏之說其不可曉者尤多如以良知良能之所自出為道之費則良知良能者不得為道而在道之外矣又以不可知不可能者為道之隱則所謂道者乃無用之長物而人亦無所賴於道矣所引天地明察似於彼此文意兩皆失之至於所謂七聖皆迷之地則莊生邪遁荒唐之語尤非所以論中庸也

案游氏曰唯費也則良知良能所自出故夫婦之所可知非有為者所能故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蓋聖人者德之成而業之大也過此以往則神矣無方也不可無體也不可能此七聖皆迷之地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蓋事父母之心雖夫婦之愚不肖亦與有焉及其至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則雖聖人之德又何可以加此此中庸所以為至也○語錄曰游氏有七聖皆迷之說設如把至作精妙說則下文語大語小便如何分

楊氏以大

而化之非智力所及為聖人不知不能以初寒暑
雨雖天地不能易其節為道之不可能而人所以
有憾於天地則於文義既有所不通而又曰人雖
有憾而道固自若則其失愈遠矣其曰非體物而
不遺者其孰能察之其用體字察字又皆非經文
之正意也案楊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充實輝光之大致知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至於不可知之神則非知力所及也德盛仁熟而自至焉耳故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又曰初寒暑雨之變其機自爾雖天地之大不能易其節也夫道之不可能也如是而人雖猶有憾焉道固自若也○又曰鳶飛魚躍非夫體物而不遺者其孰能察之大抵此章若從諸家以
聖人所不知不能為隱則其為說之弊必至於此
而後已嘗試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

飛揚眩瞽迷惑而無所底止子思之意其不出此
也必矣唯侯氏不知不能之說最為明白但所引
聖而不可知者孟子本謂人所不能測耳非此文
之意也其他又有大不可曉者亦不足深論也案侯

氏曰所不能者如聖而不可知之神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

遠於人黃氏曰率性之謂道道何嘗遠人此人字兼人已而言乃一章之綱領也自己觀之已便具此道自人觀之人亦具此道若

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

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黃氏曰此指為道之人已身而身便具此道又豈可遠此身以為道之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睨研計反

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

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

語錄曰執柯以伐柯

不用更別去討法則只你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

以爲遠也

葉氏曰睨視所伐之柯猶見其未施工治與所執之柯未爲一體則是猶有忖量之意

若以人治人

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

語錄

曰若此箇道理人人具有纔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放去收回只在這些子間何用別處討○三山陳氏曰以身爲道道即在身其近不止於此柯視彼柯也特人自不察耳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

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

語錄曰未改以前是失却人指既改便是復得人道了更何用治他○又曰人人不

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將他人底道理去治他又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他本有此道理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黃氏曰此指已所治之人乃指他人而言人之身亦具此道故但以人所具之道還以道之能改則止亦不可外人以求道○又曰人即道也以彼之道治彼之身能改其不善則本人之身還得本人之道矣又安得不止而尚他求哉○陳氏曰君子之治人只就本人身上當然道理還治本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也及其人能改了便止如此則不以高遠難行底去責他人只把他能知行底去治他

張子所謂以

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語錄曰道者衆人之道衆人所能知能行者今人自做未得衆人耳此衆人不是說

不好底人○永嘉陳氏曰衆人之說即天生烝民凡厥庶民之謂亦是將他共有道理治他乃天理人倫之類若以蠢蠢昏冥爲衆人非聖人意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爲忠

語錄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僞妄○又曰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未盡○又曰須是十分盡得方始是

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是不忠○陳氏曰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真實者

推己及人爲恕

語錄曰恕者推

已及物各得所欲○又曰知得我是要恁地想人亦要恁地而今不可不教他恁地三反五折便是推已及物○陳氏曰怒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已心之所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又曰推己心以及人要知已心之所欲便是怒

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

語錄曰問此只是怒何故將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怒及至怒時忠行乎其

間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非忠者不能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

黃氏曰此即己之身而得待人之道待人之道不必遠求觀其施於己者而已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語錄曰凡人責人處急責已處緩愛已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永嘉陳氏曰此因怒而言仁耳怒是求仁之事推愛己之心以愛人怒者之事也以愛己之心愛人仁

者之事也忠恕違道不遠轉一過即仁矣故張子以仁言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

黃氏曰此即人之身而得治己之道治己之道初不難見觀其責於人者而已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

陳氏曰雖平常之行亦必踐其實平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詡

常之言亦必致其謹

中庸

卷

三

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

三山陳氏曰人之言常有餘於行而其行常不足於言苟言而顧其行則言之有餘者將自損行而顧其言則行之不足者將自勉矣 慥慥

篤實貌愚謂篤實者篤厚而真實也 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

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三山陳氏曰此一章起於道不遠人

至此而畢語若雜出而意脉貫通反復於人己之間者詳盡明切而有序其歸不過致謹於言行以盡其實耳苟繹思而從事焉則其於處人己之道兩盡而無間

矣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愚謂我

於人者即我所當自盡之則不是將他人道理來治我蓋以得於天之所同然者而自治其身爾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

能或疑四者乃聖人切身事如前所援堯舜病博施之類則聖人有不能處若此四者豈真有所不能耶永嘉陳氏曰只此四者纔處

得不恰好皆未能盡道前章說聖人不能即謂此類如博施濟眾豈真不能耶或百中遺一或千中遺一亦聖人所病也豈是都做不得

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輔氏曰即人

故但及其費而隱自存 下章放此

或問十三章之說子以為以人治人為以彼人之

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

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

之道者不得為道之全也耶曰上章固言之矣夫

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

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

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

中庸集註
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
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
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
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
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為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
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
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
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曰子臣
弟友之絕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
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

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
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已者
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
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先
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
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
所以自脩之則具於此矣

語錄曰常人責子必欲其孝於我
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曾孝否
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常人責臣必欲其忠
於我然不知我之事君者盡忠否以我責臣之心而反之於我則其則在
此矣○黃氏曰或以所求于臣一句而有疑非也古人君臣字多通用諸
侯大夫有上者皆稱君其下皆稱臣凡卑之於尊僕隸之於主便有臣義

今或不得其讀而以父君兄友四字為絕句則於

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哉

文集曰此處主意立文與大學繫矩

一章相似人多誤讀○葉氏曰舊讀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今讀是以責人之心責己若如舊讀當云所求乎子以事父以字金是起句意義一讀之間直繫利害如此

○曰諸說如何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一盾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為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為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已推己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為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

以貫之則不待盡已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己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為同也餘說雖多大槩放此推此意以觀之則其為得失自可見矣

見矣

案程子曰以己及物忠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

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語錄曰論着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又曰曾子忠恕與子思忠恕不同曾子忠恕是天子思尚是人在○黃氏曰今且把違道不遠之忠恕來看便分曉聖人之忠恕天道也學者便是人道也如何又說忠是天道恕是人道以聖人去比學者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學者之忠是人之人天學者之恕是人之人畢竟忠喚做體便是近那未發處故雖學者亦有箇天

怒喚做用便是推出外去了雖聖人亦有箇人忠只是盡自家心便較易怒是逐一去做便着力○輔氏曰違道不遠者學者之忠恕也動以天者聖人之忠恕也曾子一貫之忠恕雖借學者之事而言其所以異者只是動以天爾所謂動以天爾者蓋於忠上已全盡了不待推而自然及物也如所謂以己及物仁也此則夫子之一貫所謂動以天也○陳氏曰中庸說忠恕違道不遠正是說學者之忠恕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乃是說聖人之忠恕聖人忠恕是天道學者忠恕是人道

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七里之違非背而去之之謂愚固已言之矣諸說於此多所未合則不察文義而強為之說之過也夫齊師違穀七里而穀人不知則非昔已在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所云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

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唯盡已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為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陳氏曰違非背違之違乃相去之義猶言某取某云爾程子又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案此乃程子全語此則不可曉者若姑以所重言之則似亦不為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恕初不相離程子所謂要除一个除不得案程子曰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而謝氏以為猶形影者案謝氏曰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意

可見矣今析為二事而兩用之則是果有無怒之忠無忠之怒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強為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怒之謂哉是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為言之而非正為忠怒發也

語錄曰忠怒只是一件事不可作兩箇看○又曰忠與怒不可相離一步○陳氏曰大槩忠怒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為二物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怒應事接物處不怒則是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怒底事做成怒底事便見忠底心張子二說皆深得之

嘗有盡聖人人也人則有限是誠不能盡能也聖人之心則直欲盡道事則安能得盡如博施濟眾堯舜實病諸堯舜之心其施直欲至于無窮方為博施然安得若是脩己以安百姓是亦堯舜實病之欲得人如此然安得如此○又以責人之心責己一條已分入章句但虛

者仁之原忠怒與仁俱生之語若未瑩耳

案張子曰虛者仁之

原忠怒者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

呂氏改本太略不盡經意舊本乃推張子之言而詳實有味但柯猶在外以下為未盡

善

案呂氏曰妙道精義常存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不離乎交際酬酢應對之末皆人心之所同然未有不出於天者也若絕乎人倫外乎世務窮其所不可知議其所不可及則有天人之分內外之別非所謂大而無外一以貫之安在其為道也歟執斧之柄而求柯於木其尺度之則固不遠矣然柯猶在外而視之始得其則若夫治已治人之道於己取之不必睨視之勞而自得於此矣故君子推是心也其治眾人也以眾人之道而已以眾人之所及知責其所知以眾人之所能行責其所行改而後止不厚望也其愛人也以忠恕而已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者也忠恕不可謂之道而非忠恕不行此所以言違道不遠者其治已也以求乎人者反於吾身事父事君事兄弟先施之朋友皆眾人之所能盡人倫之至則雖聖人亦自謂未能此舜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瞽瞍底豫者也庸者常道也事父孝事君忠事兄弟交朋友信庸德也必行而已有問有答有倡有和而越乎此者庸言也無易而已不足而不勉則德有止而不進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無是行也不敢苟言以自欺故言顧行有是言若易之曰所謂則者猶在所

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者必有睨視之
勞而猶以為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蓋眾
人之道止在眾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
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
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
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己之心
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
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
皆以所求乎人者責乎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
己之道亦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眾人

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
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
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以
盡事親之道必至乎瞽叟底豫者蓋為此也如此
然後屬乎庸者常道之云則庶乎其無病矣且其
曰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又不若游氏所
引恥躬不逮為得其文意也案游氏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將以踐言也則其行顧言矣有
餘不敢盡恥躬之不
逮也則其言顧行矣謝氏侯氏所論論語之忠恕獨得
程子之意案謝氏曰以天地之理觀之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
物散殊知此則可以知一貫之理矣○侯氏曰忠恕一也
性分不同夫子聖
人也故不待推但程子所謂天地之不怒亦曰天地

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闔有通有塞故當其
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則有似於怒當其塞也天
地閉而賢人隱則有似於不怒耳其曰不怒非若
人之閉於私欲而實有伎害之心也謝氏推明其
說乃謂天地之有不怒乃因人而然則其說有未
究者蓋若以為人不致中則天地有時而不位人
不致和則萬物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之氣因人
之不怒而有似於不怒則可若曰天地因人之不
怒而實有不怒之心則是彼為人者既以伎心失
怒而自絕於天矣為天地者反效其所為以自已

其於穆之命也豈不誤哉

案謝氏舉程子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是天地之怒天地閉賢人隱是

天地之不怒或言天地何故亦有不怒曰天因人者若不因人何故人能與天地為一故有意必固我則與天地不相似

游氏

之說其病尤多至謂道無物我之間而忠恕將以

至於忘己忘物則為己違道而猶未遠也是則老

莊之遺意而遠人甚矣豈中庸之旨哉

案游氏曰夫道一以貫之無物

我之間也既曰忠恕則己違道矣然忠以盡己則將以至忘己也恕以盡物則將以至忘物也則善為道者莫近焉故雖違而不遠矣楊

氏又謂以人為道則與道二而遠於道故戒人不
可以為道如執柯以伐柯則與柯二故睨而視之
猶以為遠則其違經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人
而為道則遠人故君子不可以為道則其說信矣

今經文如此而其說乃如彼既於文義有所不通而推其意又將使道為無用之物人無入道之門而聖人之教人以為道者反為誤人而有害於道是安有此理哉既又曰自道言之則不可為自求仁言之則忠恕者莫近焉則已自知其有所不通而復為是說以救之然終亦矛盾而無所合是皆流於異端之說不但豪釐之差而已也

案楊氏曰仁者道也道豈嘗離人哉人而為道與道二矣道之所以遠執柯以伐柯與柯二矣為道之譬也睨而視之猶以為遠為道而遠人之譬也執柯以伐柯其取譬可謂近矣睨而視之猶且以為遠況不能以近取譬乎則其違道可知矣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以人治人仁之也改而止不為已甚也蓋道一而已仁是也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則道其在是矣然則道終不可為乎曰自道言之則執柯伐柯猶以為遠也自求仁言之則唯忠恕莫

近焉故又言之以示進為之方庶乎學者可與入德矣

侯氏固多疎闊其引顏子樂

道之說愚於論語已辨之矣

案侯氏曰為道如言顏子樂道同

至於四

者未能之說獨以為若止謂恕已以及人則是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矣此則諸家皆所不

及案侯氏曰父子之仁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兄弟亦仁也朋友亦義也孔子自謂皆未能何也只謂恕已以及人則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無君臣乎蓋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也蓋近世果有不得其讀而輒為之

說曰此君子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也嗚呼此非所謂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者乎侯氏之言於是乎驗矣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三山陳氏曰因其見在所居之位而行之其在外者非所願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陳氏曰素富貴行乎富貴如舜之彼袵鼓琴是也素貧賤行乎貧賤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是也素夷狄行乎夷狄如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是也素患難行乎患難如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也蓋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惟為吾之所當為而已此說素其位而行之意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

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陳氏曰吾居上位則不陵忽乎下吾居下位則不攀援於上惟反自責於己初無求取於人之

心自然無怨蓋有大責望於天而天不副所望則必怨天有求取於人而人不我應則必歸罪於人聖人無責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人之意又何怨尤之有

此處見聖人胸中多少灑落明瑩真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此說不願乎其外之意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去聲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

愚謂君子

甚平易所居者安素位而行也富貴貧賤惟聽於天之所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

得者

語錄曰行險徼幸本是連上文不願乎其外說言強生意智取所不當得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

詩傳曰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

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

上文之意

陳氏曰如射法之有不中只是自責恐我步法之或不正手法之或不端所致曾不責之他人此以證君子以求諸己不願乎

其外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此章文義無可疑者而張子

所謂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者尤為切至

子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呂氏說雖不免時有小

失然其大體則皆平正愨實而有餘味也

天下得志則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也不驕不淫不足以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脩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諂不媚不

足以道之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

者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此在下位所以不援上

也陵下不從則罪其下援上不得則非其上是所謂尤人者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居易者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心逸日休行其所無事如子從父命無所往而不受俟命者也若夫行險以徼一旦之幸得之則貪為己力不得則不能反躬是所謂怨天者也故君子正己而不求於人如射而已射之不中由吾巧之不至也故失諸正鵠者未有不反求諸身如君子之治己行有不得亦反求諸身則德之不進豈吾憂哉

游氏說亦條暢而存亡得喪窮通好醜之說尤善

案游氏曰素其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乎其中若其素然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此非素貧賤而道行乎貧賤不能然也及其為天子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此非素富貴而道行乎富貴不能然也飯糗袵衣其位雖不同而此道之行一也至於夷狄患難亦若此而已道無不行則無入而不自得矣蓋道之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則君子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至於在上位不陵下知富貴之非泰也在下位不援上知貧賤之非約也此惟正己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蓋君子為能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也故窮通皆醜學者要當篤信而已但楊氏以反身而

誠為不願乎外則本文之意初未及此而詭遇得

禽亦非行險徼幸之謂也

案楊氏曰君子居其位若固有之無出位之思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

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何願乎外之有故能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居易以俟命行其所無事也行險以徼幸不受命者也詭遇而得禽者蓋有焉君子不為也射有似乎君子者射以容節比於禮樂為善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射而失正鵠者未能審固也知射者豈他求哉反而求諸身以正吾志而已此君子居易之道也世之行險以徼幸者一有失焉益思所以詭遇也則異於是矣

侯氏所辨常總默識自得之說甚當近世佛者妄

以吾言傳著其說而指意乖刺如此類者多矣甚

可笑也

案常總嘗問二士人曰論語云默而識之識是識箇甚子思言君子無入不自得得是得箇甚或者無以對侯氏曰是不識吾

儒之道猶以吾儒語為釋氏用在吾儒為不成說話既曰默識與無入不自得更理會甚識甚得之事是不成說話也今人見筆墨須謂之筆墨見人須謂之人不須問默而識之是默識也聖賢於道猶是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是自得也豈可名為所得所識之事乎但侯氏

所以自為說者却有未善若曰識者知其理之如

此而已得者無所不足於吾心而已則豈不明白

真實而足以服其心乎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言同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

家樂爾妻帑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

帑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睦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

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為止於此也諸說唯呂氏為詳實然亦不察此而反以章首二言發明引詩之意則失之矣

案呂氏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父母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帑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行遠登高者謂孝莫大乎順其親者也自邇自卑者謂本乎妻子兄弟者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於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三山陳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凡君子之道其推行之序皆然中庸舉詩以明之特指一事而言耳或

者以行遠登高辭順父母以自邇自卑辟和妻子則泥矣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

語錄曰功用兼精粗而言天地是體鬼神是用○又曰功用只是論發見者○

又曰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皆鬼神之功用

而造化之迹也

語錄曰鬼神是天地間造化只箇二

氣屈伸往來神屬陽鬼屬陰往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恁地○又曰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于梁觸吾躬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耳○陳氏曰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者言之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曰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又曰二氣即陰陽也良能是其靈處

愚謂以二氣言則鬼

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

語錄曰二氣謂陰陽對峙各有所屬○陳氏曰靈云者只是自然屈

伸往來恁地活爾

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

語錄曰：一氣即陰陽運行之氣，至則皆至，去則皆去，謂也。○又曰：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伸，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陳氏曰：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伸而來者，屬陽為神，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為鬼。如春夏是氣之方長，屬陽為神，秋冬是氣之已退，屬陰為鬼。○又曰：神之為言伸也，伸是氣之方長者，鬼之為言歸也，歸是氣之已退者。

其實一物而已

陳氏曰：其實則一物如手之正面屬陽，覆手則屬陰。

為德猶言性情功

效。語錄曰：性情乃鬼神之情狀，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是功效。○又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是情性體物而不可遺，是功效。○問：有性情便有功效，有功效便有性情，所謂性情者，莫便是二氣之良能，否所謂功效者，莫便是天地之功用，否曰：鬼神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人須是於那良能與功用上認取其德。○黃氏曰：性情功效只是造化之迹，日月自有日月之性情，功效風雷自有風雷之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

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

文集曰：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

無一非鬼神之所為者，是以鬼神雖無形聲，而徧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又曰：鬼神者，氣之往來，須有此氣，方有此物，是為物之體也。○又曰：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往來，伸屈是鬼神之德，為物之體，而無物能遺之也。○其語錄曰：有是實理而後有是物，鬼神之德所以為物之體，而不可遺也。

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語錄曰：體幹是主宰體物是與物為體，幹事是與事為幹。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

易本義曰：湛然純一之謂齊。

陳氏曰：齊其思慮之不齊，以至於齊。

明猶潔也。

陳氏曰：是明潔其心。

洋洋流動，充滿之意。

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

可遺之驗也。

陳氏曰：言鬼神之德無所不在，能奉承畏敬，則此理昭然，流動充滿於上下左右間，此是鬼神陰陽之發見昭著處。

蓋體物而不遺之驗也。

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

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語錄曰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蒸

萬使人精神竦然是悽愴○又曰昭明是光耀底蒸萬是袞然底悽愴是凜然底○又曰昭明乃光景之屬蒸萬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又曰蒸萬是鬼神精氣交感處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斲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

敬也

陳氏曰言神明之來視不見聽不聞皆不可得而測度矧可厭射而不敬乎

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

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程子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朱子又增兩字曰真實無

妄之謂尤見分曉

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

此

文集曰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又曰鬼神是實有者屈是實屈伸是實伸屈伸合散無非實者○又曰鬼神皆是實

理處發見故未有此氣便有此理既有此理必有此氣○陳氏曰此理雖隱微而甚顯以陰陽之往來屈伸皆是真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

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

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

語錄曰不見不聞此正指隱處如前

後章只舉費以明隱也○愚謂此前三章曰道不遠人曰素位而行曰行遠自邇者言日用之間事雖至近而道無不在此費之小者也此後三章曰舜大孝曰文王無憂曰武王周公達孝者言道雖至近而推之則放乎至遠而無窮此費之大者也此章曰不見不聞者即其體之隱而又曰體物如在所謂隱者亦未嘗不昭著此則兼費隱包小大而言也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柰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

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

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嘘吸者為竅耳目之精明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

語錄曰口鼻之嘘吸以氣言也目之精明以血言也

耳之精明何故以血言醫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聽聰精血耗則耳聾矣氣為竅血為魄問眼體也眼之光為魄耳體也何以為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

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

陳氏曰鬼神之意甚博程子就陰陽二字發用之迹顯然可見者言之張子亦言二氣自然能如此大綱只是往來屈伸之謂耳

蓋陽

陰陽合則魄凝

魂升為神

魄降為鬼

語錄曰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魂歸于天魄降于地而人死矣

易大傳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

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

語錄曰精氣為物精與氣合而生者遊魂為變則氣散而死其魄降矣

又曰精氣聚而為物何物而無鬼神遊魂為變魂遊則魄之降可知陳氏曰陰精陽氣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而屬乎陽魂遊魄降散而為變乃鬼之歸也而屬乎陰鬼神情狀大槩不過如此

而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為言耳

陳氏曰徂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

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屈而為鬼

陳氏曰氣之伸與來處屬陽為神氣之屈與往處屬陰為鬼蓋本上下氣耳

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

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

精察之

葉氏曰學者先看天地二氣之屈伸若朝暮若寒暑若榮謝大綱已明却反驗之一身自父母成育之始及少長壯老之變

如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

起居動息晝夜夢覺熟體而精察之無餘蘊矣

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

案謝氏曰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齊

事 曰諸說如何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尤為詳備

案呂氏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爾物感雖微無不通於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謂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其心之動又必見於聲色舉動之間人乘間以知之則感之著者也但改本有所屈者不亡一句

案呂氏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所屈者不亡所伸者無息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

亦有是說 案張子曰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為變歟而程子數辨其非

東見錄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復為方伸之氣

者其類可考也 案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

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又曰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為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為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為呼吸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

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愚謂屈伸往來者氣也其所以屈伸往來者理也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謂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去是輪迴之說而非理之本然也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

有反原之累耳 案謝氏曰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什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

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知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為神明之也○語錄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此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亦不是自彼來而入此亦不是自往而復歸如月影在這盆水裏除了這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月飛上天去歸那月又如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又復來生這枝上游楊之說皆有

不可曉者 案游氏曰道無不在鬼神具道之妙用也其德顧不盛歟夫欲知鬼神之神者反求諸其心而已神將來舍則是神

之格思也若正心以度之則乖矣所謂不可度思也正心度之猶不可又況得而忘之乎所謂不可射思也不可度故視不見聽不聞不可射故如在如上如在其左右也夫微之顯如此以其誠之不可揜也誠則物物皆彰矣故不可揜微之顯者其理也誠之不可揜以其德言也○楊氏曰鬼

神之德唯誠而已誠無幽明之間故其不可揜如此夫不誠則無物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尚何顯之有知此其知鬼神矣 唯妙

萬物而無不在一語近是而以其他語考之不知

其於是理之實果如何也案楊氏曰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 侯

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案

經文本贊鬼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

誠之不可揜如此則是以為鬼神之德所以盛者

蓋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為一物而別為鬼神之德

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為二物而以形而上

下言之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則

失之遠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其謂此類也

夫

案侯氏曰只是鬼神非誠也經不曰鬼神而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鬼神之德誠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鬼神亦器也

形而下者也學者心得之可也○語錄曰侯氏解鬼神之為德謂鬼神為形而下者鬼神之德為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為德不成說中庸形而下者中庸之德

為形而上者 曰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

物莫非鬼神之所為也故鬼神為物之體而物無

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為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

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順耳語錄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

凡是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違乎鬼神也體物將鬼神做主將物做賓方看得出是鬼神去體那箇物鬼神却是主也

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

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語錄曰是因材而加厚些子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

氣反而遊散則覆語錄曰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他若已傾倒則生氣無所附着從何處來相接如人

疾病此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意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問上言德而受福而以氣為言者何曰道理是如此亦非定有箇物使之然若是成時自節節地長將去恰似有箇物常扶助他若

是敗時自節節地消磨將去恰似有箇物來推倒他道理都如此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

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

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

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備矣程案

子曰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付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

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為差至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唯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命命天德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呂氏曰天命之所屬莫踰於大德至于祿位名壽之皆極則人事至矣天命申矣天之萬物其所以為吉凶之報莫非因其所自取也植之固者加雨露之養則其未必盛茂植之不固者震風凌雨則其本先撥至于人事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皆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者也古之君子既有憲憲之令德而又有宜民宜人之大功此且受天祿矣故天保佑之申之以受天命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是亦栽者培之之義與○又曰命雖不易惟至誠不息亦足以移之此大德所以必受命

楊氏所辨孔子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常理

者盡之案楊氏曰孔子當衰周之時猶之生非其地也雖其雨露之滋而牛羊斧斤相尋於其上則其濯濯然也豈足怪哉而

侯氏所推以謂舜得其常而孔子不得其常者尤

明白也案侯氏曰舜匹夫也而有天下此所謂必得者先天而天弗違也孔子亦匹夫也亦德為聖人也而不得者後天而奉天時也

必得者理之常也不得者非常也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至於顏跖壽夭之不齊

則亦不得其常而已楊氏乃忘其所以論孔子之

意而更援老聃之言以為顏子雖夭而不亡者存

則反為衍說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

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

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竟

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

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案楊氏曰顏跖之夭壽不齊何也老子曰死而不亡曰壽顏雖夭而不亡者猶在也非夫知性知天者其孰能識之侯氏所謂孔子不得其常者善

矣然又以為天於孔子固已培之則不免有自相

中庸集註
三

矛盾處蓋德為聖人者固孔子之所以為裁者也
至於祿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
而以適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不能
及爾是亦所謂不得其常者何假復為異說以汨
之哉

案侯氏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如孔子者培之耶覆之耶何其窮也曰培之覆之非謂如孔子者也孔子德為聖人其名與祿壽孰御焉固已培之矣孟子所謂天爵者又何歉於人爵哉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語錄曰自公劉大王積功累仁至文王適當天運恰好處

